

龙飞凤舞

(上)

卧龙生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第一章 又是一年芳草绿

正是天气嫩寒轻暖，曲类波外风软的初春，和风早已吹绿南岸，更不要说那浓妆艳抹总相宜的西子湖了镇日里。

杨柳岸，碧波闲，尽是游春仕女，画舫如织，笙歌盈耳，正是：“山容水熊虽然好，唯怀吾家今安在？”

且说这日西未时光，夜幕已垂，西湖之上的游人，多已赋归，若大个西子，只剩得冷月横舟，银河浸练，风在树梢。

蓦地那孤山脚下，传来叱咤与金铁交鸣之声，夜静，听得也真猛，又见那白杨树后，黄箬结柳般飞出一个小红人影。

只见那人影左脚方着地，略一点地面，再又暴射出去，在空中一拳腿，一个俏生生的玄色衣裙的少女，已落在湖边大道之上。

虽是惶急中略一扬脸，但迎著皎洁的月光，已看得出她面目姣好，身材窈窕，年约十七八岁。

那少女落地即一旋身，陡觉寒光电闪，原来她手里握著一把长剑，她这里刚旋身，霍地那孤山脚下，少女来处，腾起两声长笑，令人不寒而栗，声未落，已是两团黑影，如飞蹶纵而至，在那少女身边一落。

一个汉子声嘶力竭的说道：“丫头，今天岂容你再逃出手去。”

那少女似是气急拚命，闷声不响，左手捏剑，右手领剑锋，快若惊霆速电，猛向那发声人攻去。

本是出其不意，长剑已似匹练刺到，大汉兀自了得，狂一声起，身形一晃，已滑开两步，刚说声，“丫头，你这是

找死。”

方撒出一对奇形兵刃，似戟非戟，三尺长短，鸭嘴子锋，血档下有曲尺形两根刚刺，不但畏有奇毒，而且专能销拿对手兵器。

那少女认得，这名叫阴阳三才夺，没有好的武功，刃也无法使用，但她毫无所惧，一声轻叱，剑走轻灵，龙一式，如影附形。

那汉子刚滑步撒夺，长剑已斜扎左胁。

那汉子不由一声喊好：“玄天慧剑果然不凡。”

挫腰单足轴地，正是以退为进：旋身翻剑，夺切少女持剑右腕，招到，那少女早已变招，猛一跺地，一鹤冲天，身子起在空中。

巧燕翻云，双臂一合，剑化万道银蛇，展开玄天慧剑的精绝招术，玉女投梭，猛转向站在一边观战的汉子当头刺到。

少女已在孤山脚下与此人对敌，知这毒龙尊者座下四弟子，武功个个了得，这两人正是出其不意，突施袭击。

这汉子不防，虽宁身向旁暴退，但这招竟未定全躲过，陡觉左肩头一凉，已被少女长剑划了一道口子，虽未伤及筋骨，已自疼痛难当。

变生偶然，两个汉子不由狂怒，受伤的这汉子右手锯铁刀，另一个汉子两只阴阳三才夺，势若排山倒海，往上一围，暴喝连声，猛向少女攻来，那少女见突袭收效，不由精神陡振，展开玄天慧剑。

但见剑舞卷地凉飙，光化瑞气飘飘，攻则若闪电惊霆，守若江海凝光，和两个汉子三般兵器，打在一起。

这少女名叫姜玄梅，是福建仙霞岭灵虚庵，慈云庵主

女弟子，这慈云庵主是当今武林有数人物，以玄天慧剑领袖大江以南武林，轻功之高，更是盖世无双。

姜玄梅深得慈云庵主真传，只是年轻，功力尚浅，玄天慧剑尚未炉火纯青，但轻功却已窥上乘境界，能登萍渡水。

姜玄梅离庵在江湖历练还不到一年，却因嫉恶如仇，和琼州隔海，与海南岛五指山黎母岭上，毒龙尊者座下四弟子结下了仇。

今夜姜玄梅在狐山脚下，与毒龙尊者座下四大弟子中的两人，人屠户吕大海，双头蛟池凡，狭路相逢，姜玄梅屡屡破坏他们作恶，这时一见，分外眼红。

人屠户吕大海和双头蛟池凡，在毒龙尊者坐下四弟子中，武功是最好的两个，姜玄梅若是单打独门，解也不惧他们，这夜被两人夹攻，难免势孤，故施突袭，将人屠户吕大海伤在剑下。

但人屠户不过皮肉轻伤，加上双头蛟两只阴阳三才夺，又是狭路逢仇，被激怒的当儿，饶是姜玄梅施展全力，但这两人都是武林高手，早已成名江湖，时间一长，就已渐渐不支，剑招已透著缓慢。

眼看再有三五招，姜玄梅即要伤在两人手中，蓦地空中一声刺耳清啸，三人陡觉劲风扑面，人屠户吕大海猛然手上一震，锯齿刀已脱手飞去，虎口亦被震裂。

变生俄顷，三人倏地一分，均向后退，一看，前面站定一个秀逸不群的少年，年纪不过二十左右。

姜玄梅不认识他，但人屠户吕大海和双头蛟池凡却识得，恰似小鬼见到阎王，追得魂飞魄散，两人拔腿就跑。

那少年大笑道：“这等胆量，也敢为恶，无名匪徒，再

要碰到我的手中，我这金笛定取你等狗命。”

姜玄梅这时才注意到那少年手中持着闪闪发光的金笛，难怪我适才清啸有异，原来是金笛所发出。

姜玄梅被救于危急之际，却道不出一言为谢，反而楞怔娇憨地站着。

姜玄梅的师父慈云庵主领袖江南武林，武功虽非盖世，但生平尚未遇到过敌手，玄天慈剑更是武林一绝，自己虽火候不到，但自认威力已是不凡，但仍战吕池两人不过，那知这书生方一露面，略一伸手，即将两人镇骇退，姜玄梅怎地不被怔住，楞住，娇憨地望着面前这俊逸不群的少年？

那少女见姜玄梅不眨眼的望着他，微微一笑，一抬手，那手中金笛已缩入袖内，两手一拱，说：“姑娘，你受惊了。”

自己被人家救了，反是别人先来招呼自己，姜玄梅不由脸一红，又羞又愧，这才急忙赧衄道：“适才蒙君伸援，不然险遭毒手了。”

少年道：“济困扶危，本是我辈天职，况这人屠户与头蛟，更是穷凶极恶之徒，姑娘从未遇险，遇到也不会轻易放过他俩，姑娘何须客套。”

姜玄梅甚为观规，不知再说什么好，偷眼一窥，那少年的一双星目正注视着自己，姜玄梅就不由更加忸怩，脸上霞出。

陡又听少年道：“不才请问姑娘，适才对敌，所使似是玄天慧剑，不知那灵虚庵慈云庵主，姑娘怎么称呼。江湖上近来传闻，新出道的有一位巾国英雄，人称凌波仙子，不知姑娘是否认得？”

姜玄梅一听，说道：“家师正是上慈下云，”哼了一会，才又忸怩道：“小妹姜玄梅，蒙江湖道中谬诺，我那当得这凌波仙子雅号。”

少年闻言一惊，随欣喜道：“果然我猜得不错，果然姑娘是师妹。”

姜玄梅更是惊喜，也不再忸怩了，忙道：“这们说来，你是师伯天一真的弟子，江湖上人称玉笛书生的鲁玉龙师兄。”

少年微笑道：“不敢，正是小兄。”

凌波仙子姜玄梅早已听师父慈云庵主说过，师伯天一真人有这么一个爱徒，年才弱冠，即已尽得师伯真传，在她尚未下山之时，已在江湖行道两年了。

日常均是书生装束，人不但秀逸，而且潇洒出坐，凭手中一只金笛，制服了甚多穷凶极恶之徒，赢得金笛书生的雅号。

凌波仙子姜玄梅与金笛书生虽是同门，但两人武功竟会如此悬殊，因此姜玄梅不但是惭愧，而且对这位师兄，又是美，又是佩，心中也就滋生出爱来了。

见金笛书生一双朗朗星目，正注视在她而上，后来由娇羞不胜地万福道：“果然是师兄前来，不然今晚小妹遭毒手了。”

金笛书生已看出这位师妹而有惭色。忙安慰道：“这人屠户和双头蛟两人，在岭南一带，武功已少有人能与其匹敌，师妹以一敌二，不但未曾落败，而且那人屠户还伤在师妹剑下，以师妹这般年龄，即有如此精纯武功，小兄好生敬佩你，其实若师妹施展出玄天慧剑最后那旋转乾坤八手，那人

屠户和双头蛟，恐早不能留下命来了。

适才我仅一招即将两人击退，即是运用八手中的第三招“青云乍展”。

，这玄天慧剑最后的旋转乾坤八手，敢说独步武林，发挥全部威力，即当今各派长老，亦难与抗衡。”

凌波仙子姜玄梅闻言立知金笛书生体贴之意，心里不由感到甜甜的温暖，凝眸对他嫣然一笑。

她才要回说这旋转乾坤八手，师父慈云庵主在自己下山之时，因功力尚浅，教了亦难发挥威力，没的坏了这八剑的名头，故嘱其在江湖历练一两年后，再反山传授，启芳唇，方要恁地说时。

蓦听头上“嗤”地一声轻笑，冷削，轻蔑，又带娇脆，恁媚，两人幽地一惊，凌波仙子轻功了得。

金笛书生亦是凌空渡虚高手，霍地同振双臂，捷似出坐鹰准，登枝喜鹊，飞上了立身处，二倏外的白杨梢头。低头一看，那有人影，仍是冷月横空，风声在树，两人耳目何等聪灵，绝没听错，而且轻功均已达上乘，闻声即已飞身搜声。

但连发声的人影也未见到，两人分立在两树梢头，夜风轻撼柔枝，两人身形也随而摇曳，衣袂飘飞。

那凌波仙子更是罗带舞空，半天，两人都下不得树来，金笛书生刚才还安慰凌波仙子，现在轮到他来报颜愧色了。

金笛书生猛喊一声：“不好！”随又向凌波仙子一招手，急道：“师妹，快随我来！”声未落已凌空飞渡，恰似投林卷鸟，经向孤山之麓如飞而去。

凌波仙子以为金笛书生已有所见，忙也罗袖振风，腾身

空中，倏地一个燕巧翻云，追随金笛书生跃落，脚方着地，已听得金笛书生“咦”了一声。

凌波仙子忙道：“师兄，怎么了？”

金笛书生一声轻叹，掉头对凌波仙子连呼：“怪事！怪事！”

凌波仙子自是摸不着头脑，怔怔地望着他，金笛书生才叹了一口气说道：“师妹，我先还以为今夜你是狭路逢仇，这么看来，对方恐还有较这毒龙尊者座下四大弟子更厉害的高手前来。

你今夜虽是险极，但从他们的大举而至来看，似乎并非专为了对付你，恐还另有阴谋，先眼你对敌时，不是只有那人屠户和双头蛟吗？

其实毒龙尊者座下那四大弟子，在江湖中露面从来没有分开过，总是焦不离孟，他们可没想到，两人袭击你之前，我已早在此地了。

我虽还不认识你，但与这四人对敌的，还会是坏人吗？故已存了若你不敌，我即相助之心。

那知你刚和人屠户与双头蛟动手，那人面蜘蛛秦方与金头蜈蚣吴永两人，便已随后掩至。

我见你虽还致败在人屠户与双头蛟手里，但若被这四人围攻恐你即要陷险了，即对两人突施袭击，点中了两人的耳晕穴，方赶到前面解你之危。

谁知道适才听到那声“嗤”的轻笑，两人搜声未见人影，我想起这两人来，又陡闻一声娇叱，紧接着了一声怪笑，由近而远，就知这里定有事故。

果然，那人面蜘蛛与金头蜈蚣本来被我点倒在此地的。

现已被人救起，这也罢了，但那一声娇叱和紧接着一声怪笑，却好生叫人奇怪。

凭我们两人武功，人家近在咫尺，作了手脚，也许还过了招，我们竟人影也未见到，来人武功已高，就可想而知了。”

金笛书生方说到这里，那凌波仙子竟也“咦”了一声，忙对金笛书生说道：“师兄，你看那是什么？”

金笛书生顺着凌波仙子柔荑指处看时，见身旁一株大树，削去了一大块树皮，头上疏叶节月影，隐隐现有字迹，忙趋前看时，只见上面写道：

“强敌已临身侧，尚且不觉，何敢夸说八剑，我已代为退敌，敢问俏书生，将何以谢我？”

金笛书生这一看，惊得目瞠口呆。

他非为所云强敌已临身侧，亦未因字迹秀逸如走龙蛇，而是一眼即可看出，树上留字，显系大力金刚之指书，非有上乘功力者不能出此。

看留字人的口气，已知即系两人在谈旋转乾坤八剑时，一声“啸”的娇耍之人，听声音，是女人无疑。

看语气，这女人不但杰骄不群，而武功文学均极磅礴，又且显示出玩皮，玩世，风趣的性格，金笛书生怎地不惊。

那凌波仙子亦看出些端儿，心里竟不來由酸酸地，偷眼向他一飘。

正在这时，那孤山之顶，蓦又传来连声娇叱暴吼，两人不约而同，倏地回身，金笛书生喊声：“快走！”

已首先一优身，凌波仙子也宁腰肢，急如离弦脱弩，两人免起鹏落，孤山本来就不高，一二十丈高下，不过人眨眼

到颠峰。

但容得两人到达山泛，不但声息寂然，而且又是即影皆无，两人又是不约而同“咦”了一声，那惊，托，愧，渐，简直就无法形容。

方在怔忡之间，蓦又听得头上树梢倏地一声轻响，似是风震树叶，但入金笛书生之耳，也知有异，心说：“看你还逃出眼去？”

一鹤冲天，身起半空三丈五六尺，右脚尖一点左脚背，猛吐一口丹田气，竟施展云纵的轻功，霍地又腾起了一丈五六尺。

这时身子已高过树梢，纵目一看，果然就见偏东北方，向临安城的方向，一条人影似轻烟般晃眼而逝。

饶是金笛书生飞身快捷，仍是晚了一步，那人轻功之快就无与伦比，简直置金笛书生自叹不如。

金笛书生落下地来，不由一声长叹，何不容他愧色感慨，凌波仙子姜玄梅已喊道：“师兄！快来看！”

金笛书生一看，姜玄梅两手展著一块轻罗，似是手绢模样，正全神贯注在面上。

原来金笛书生施展梯云纵腾空，凌波仙子方也要跟踪而上，霍地见一片白晃晃的东西，正自树梢飘落。

她忙上前接在手中，一看，却是一块女人家用的罗绢，藉著月光一看，上面似有字迹，这时金笛书生已落下地来，凌波仙子即忙招呼他来看。

金笛书生方接过罗绢，即已觉得一甫令人沉醉的异香扑鼻，罗绢在握，入手温软，展开看时。

上面竟是有画眉的黛笔提著不少字句，那笔势与语句，

正与山下树上字迹的相同，竟是出自一人之手笔，只见上面写道：

“强仇非只一人，竟是大敌环伺，今又为你退得，再问俏书生，怎生酬谢我？”末尾署著一个“竹”字。

金笛书生这一看，却又不只是惊了，而且心里来了异样感觉，再又把那：“再问俏书生，怎生酬谢我？”两句，重读一遍，心神不禁一荡。

凌波仙子已把那绢上的字迹读完，见金笛书生目光流连翻来复去的看得出神，心上也起了异样感觉，忍了又忍，方道：

“师兄，那上面所说强敌环伺，究竟为何？小妹自思，除会和那毒龙尊老座下四弟子有了枝节外，并未树甚强仇，是否是师兄有甚大敌吗？”

凌波仙子这一问，金笛书生方将遐思收回，俊面微红，忙道：“小兄亦觉得奇怪，我辈本侠义，行道江湖，树仇在所难免，但适才这暗中退敌示惊之人所说，小兄实在想不起有何强敌。

我因见有人屠户等四人向你寻仇先入之见，还以为所说强敌，是为你而来！听你这么一说，自然不是了，而退敌这人所施之警，却又画有我的名字，这不又奇怪吗？”

两人又想了半天，仍是不明所指，金笛书生见时已不早，这才对凌波仙子道：“此非谈话之所，师妹在何处，我先送师妹回去再说。”

凌波仙子见金笛书生殷勤，瞟眼一笑道：“师兄何时来到临安，宿处何地？”

金笛书生道：“小兄天晚方到，尚未入城，尚未寻得宿

处。”

凌波仙子即热切而又迟疑地道：“小妹住在城内高宾楼，师兄何不住到那里去，小妹也好请益。”

金笛书生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

姜玄梅又瞞眼一笑，喜孜孜地翻身先头下山，金笛书生鲁玉龙紧随其后，循着湖边，向临安而去。

不过一盞工夫，即已到得城边，这时已是戌时光景，城门早已闭了，两人找了个秘密之处，越墙而入。

临安城这时虽是战时，但除了城门关得早而外，看不出一些战时景象，这般时光，仍是到处酒绿灯红，笙歌盈耳，那南渡的宋时君臣，何尝以失地为耻，竟是“此间乐，不思蜀了。

但见到处红楼画阁，络户竹簾，雕车竞逐玉街，骏马争奔于广道，的是繁华，茶坊酒肆，更尽闻按管调弦，新声巧笑盈耳。

两人来到高宾楼，亦是箫鼓喧天，毫无兰珊迹象。

凌波仙子姜玄梅将金笛书生让进屋内坐定，即道：“师兄夜初方到，自是未曾饮食，可否容我作一东道主？”

金笛书生谢道：“师妹不必客气，聆警之时，小兄即已饭罢，倒是今夜所遇之事，无一不奇，这示警者不知是何人，凭师妹与我两人轻功，虽不敢说压倒武林，但在同辈中，敢说没有强过我两人的。

这示警人，听声音，从语气，看行事，不但是个女的，而且年龄也绝不会大，其所谈强敌，必是解救人面蜘蛛与蜈蚣之人。

仅从我们两人近在咫尺，竟毫未觉察一点看来，所说

“强敌”自是一点不假，而喝叱之声方才入耳，这强敌即被其击退，那这女人武功之高，定在我二人之上，师妹你仔细想想看，江湖上会听说有这么个人吗？”

凌波仙子见金笛书生念念不忘示警人，心中甚不是滋味，谁叫这求警人是个女人呢？金笛书生不是说吗：这女人又年轻，武功又高。

凌波仙子和这位师兄虽还是初次见面，但金笛书生那英挺秀逸的朗朗风采，方一见面，即没来由的心跳脸红，这一在灯下对坐，一颇心儿更是怦怦直跳。

但凌波仙子娴静，心中虽不是滋味，却不显露于面，只是脉脉含情的注视着金笛书生，孤犀微露，嘴角含春，稚气中帶著成熟的温宛。

金笛书生说罢，见姜玄梅只笑不答，一副信赖依蛮的神态，这般的灯下对美人，金笛书生还真是有生以来初次经历。

饶是平素豪迈，这当儿也不由浑身不得劲，尤其是凌波仙子姜玄梅老望着他稚笑，就更笑得他心中怦然而动。

金笛书生鲁玉龙连忙正襟危坐，重又说道：“师妹，你不觉得今夜发生之事好生怪异吗？”

姜玄梅先前不是没有听见，而是被师兄的豪迈之气，俊眼之神分了心，这又再闻金笛书生问来，方道：

“小妹何尝不觉我怪异，但不仅未听说去江湖上有这么一个好能耐的女人，而且强仇之说，亦是再也想不起来，小妹实在也并未激甚强仇，要不就是那黎母岭上的老魔头。

但那毒龙尊者座下的四弟子，联合起来，我已非其敌，是则那毒龙尊者绝无前来对付我们之理，师兄以为然否。”

金笛书生一面点头，方在沉思，蓦地桌上灯焰陡闪，一

道白光从窗隙直射而入，金笛书生霍地腾身后，跃同时伸手一抄。

已将那道白光抓在手中，一看原来是一张二指宽的纸条。

来人好高的气功竟将薄薄的一张纸条当作暗器似的发射，而且劫力还不小，真以达了飞花摘叶，均可伤人的地步，金笛书生心里怎不震惊？

他这里腾身后跃，套被仙子姜玄梅亦已斜后纵退戒备，方自床头抓着长剑金笛书生已出声道：“师妹不必惊慌，是师父师叔两位老人家到了。”

姜玄梅听说，心中一喜，是金笛书生仍站在当地，急不可待地看那手中纸条，忙将桌上的灯台端起，移连步，向金笛书生身旁一站，偏过头去，与金笛书生同看那纸条，两人那情景，真成了耳发厮磨。

那纸条上写的是：“字示玄梅：知汝已与师兄会晤，我心甚慰，现强敌规伺，尔师伯亦已来此，见示后速与汝师兄同往凤凰山，面示机宜，行踪应隐秘，勿为强仇所慑。”下面署着“师字。”

金笛书生见是师叔给师妹之论，忙伸手递过，姜玄梅看得慢，挨得也近，金笛书生一掉头，两张脸蛋儿就陡到一起。

姜玄梅身子一晃，退了一步方才站住了，因为姜玄梅势著脚尖儿，就金笛书生手中看那纸条，不然姜玄梅娇小，金笛书生掉头，怎会碰上呢？

凌波仙子姜玄梅撒身，两人隔了一步远的距离，四目相视，两个脸蛋都红得发烫，两个心儿更跳得好猛，可是两双眼睛收不回去？

是舍不得收回去，还是收不回去？

金笛书生脸上的兀自留着温嫩滑腻的感觉，心中渐盟渐剧，脸上的红霞已更加蔓延，但那姜玄走虽已红晕烧颊，却仍是一脸稚笑。

也由于见到这纯真的稚笑，令他心中一凛，忙眼是鼻，鼻观心，自责道：“师妹这般天真无邪，我虽非有意，决不可有非非之想。”

金笛书生这才即忙正容道：“师妹想必看完师叔论了，论知有强敌之语，自是真而又真了，好在凤凰山近在城南，俟见师父师叔便可明白了。”

凌波仙子姜玄梅灯台放回桌上喜孜孜的说：“师兄，我们就动身呢？”

金笛书生方要出屋，陡然记起，说：“师妹你还不曾吃饭吧？我们还是先吃过饭以后，再走吧？”

姜玄梅见他关心自己饮食，这种话，长这么大，除恩师外，还不曾获人如此关心，心中甚是感激，觉得无比温馨。

就对金笛书生道：“天没黑，小妹已在湖畔吃过了，再说，两位老人家立等，我们也不应迟延。”

金笛书生道：“好！师妹，你拾掇拾掇，我在外边等你。”

别看金笛书生是个光杆儿，竟还重得女人家出门，得要方便，他这般体贴，在凌波仙子心目中，自是更成了可人，将她的芳心牢牢的管住了。

且说两人出得高宾棧，这时夜已深了，这临安到还不是城开不夜，一般人家早已关门闭户，街道之上也已冷冷清清。

两人遵著师嘱，隐秘著身形，找了个无人之处，金笛书

生在前，凌波仙子在后，恰似流星赶月，两个都展开上乘轻功，向城南驰去。

起初金笛书生还怨凌波仙子跟不上，哪知姜玄梅起落之间，有时还赶在他前面，金笛书生方知道这位师妹的轻功并不在自己之下。

两人这才并肩而驰，越过城墙绕凤凰山之麓，不大工夫，即已到了凤凰山下，两人不约而同的停住脚步。

慈云庵主的手论仅命两人前来凤凰山，可没有说明在凤凰山何处，这凤凰山虽小，但也有十来里方圆，教他们何处找去？

两人方一迟疑，前面二丈外的一棵树上，仙鹤戏水般飞坠下一条人影，直向两人身边落来，好俊的轻功，着地竟毫无声息。

金笛书生与凌波仙子方要错身后退，那人已吐鹰声，发话道：“妙慧奉家师之命，特来迎接上山，天一真人与慈云庵主两位老前辈，已在敝庵立等。”

两人凝目一看，明目如水，照著前面一位妙龄道姑，清逸绝尘，双目低垂，正对两人稽首。

金笛书生忙还礼道：“有劳师姐带路。”

那妙龄道姑，一句话也无，亦不谦让，转身即向山上飞奔而去，身法快极，但两人还能从容赶上，不由心生敬佩，都没想到临安城闹市附近，竟有这点高人，这妙龄道姑已是如此，其师可想而知了。

凤凰山本不甚高，三人方上到半山，已见前面现出个道观，那妙龄道姑并不叩门，竟越墙而入。

就在跃身一瞥工夫，金笛书生与凌波仙子已看得清楚，

这道观甚小，仅有两进，前面是一个小殿，殿后有几间房舍，隐隐有灯光射出。

这道观不大，三人越墙跃进，即已落在殿前，那妙龄道姑引二人穿过殿去，方到殿后房舍外，就听屋内问道：“是妙慧吗？快将客人引进来。”

两人才知这妙龄道姑名叫妙慧，刚才在山下她已自我介绍过了，因那妙慧现身得太突然，故没有注意。

妙慧推门进去，两人随后，到了屋内一看，见对面丹床上盘膝坐着一个老道姑，满头白发，但见面孔红润光泽又如少女。

妙慧进屋后，即在丹床前一站，双目垂帘，一句话也没讲，可把两人难了，又不知这道姑何名，和师父有何关系。

两人未进屋时，先还以为两人的师父都在屋内，谁知屋内再无他人，那妙慧也未引见，两人方在迟疑。

霍地身后风声飒然，身侧人影一晃，灯火忽然乍暗，屋内已多了一个老道姑，丹床上那白发道姑笑道：“没见你这么大岁数了，又是当著徒弟师至之前，还是和当年般冒冒失失，敢莫有人追你不成。”

道姑话未毕，凌波仙子姜玄梅已扑上前去，口里方喊得一声师父，已向进来的老道姑跪倒行礼。

金笛书生不用问，已知这道姑即是师叔慈云庵主，清削的一张慈脸，看年龄不会超过五十岁，忙也趋前，口称师叔，竟与姜玄梅唱一个调。

两人尚未抬起头来，已听得两声哈哈大笑，似是那白发道姑的声音说：“倒真是一对佳儿佳女。”

这语未罢，两人跪在地上已同时磕起头来，都不自觉的